

上 千手 御魔 2

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《千手御魔》内容简介

名动江湖的夕阳神剑别府突然变生不测，主人公南宫亮惨遭失母之痛，而其父南宫冉又拒不认子。由此，小说展开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画面，而其起因都是因为一本武林已久失传的《灵天残篇》。

争雄武林，唯铁唯血，日月轮转，影子永存。血雨腥风的拼斗，产生了欲霸武林的“铁血帮”，其首领“影子血令”令人神秘莫测，搅得七大门派人人日危，侠义道日渐衰危。

武林奇葩南宫亮作为武林正派的中流砥柱，先是巧食“杨枝甘露”，继又学得长白绝学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力挽狂澜，在黄山始信峰顶，率七大门派及侠义道中高手，一举歼灭以“绝天魔君”为代表的邪恶势力，使武林复归平静。

## 二十八

这一追一逃，两条黑影瞬眼之间，沿湖远出二里。

南宫亮虽用尽吃奶力气，仍是不接不离，相距七八丈远近。

清真观中的混战杀喊之声，渐渐远离，四周一片寥寂。眼见始终无法追上，心中渐形忿愤。

正在这时，右边林中倏然闪出一条人影，发出一阵语声：“影子血令，我等候多时了。”

“影子血令”身形陡然一顿，南宫亮星眸一瞥，只见刚才倏然不见的蒙面人正静静伫立林边，心中暗暗一震，暗呼道：“母亲怎么还没有走？”

心中念着，忽见仇人身形微顿，心想！此刻不出手，还待何时，身形猛提，一声清啸，长剑凌空递出，直点“影子血令”“风尾”大穴。

哪知“影子血令”陡然身形一划，避过来势，转身阴恻地道：“南宫亮，你带着人皮面具瞒得别人，瞒不了我，别忘记你父亲尚在我手中！”

一闻此言，南宫亮心头震慑，长剑微收，怒喝道：“以人要挟，岂是英雄好汉，你以为小爷今天杀不了你？”

“嘿嘿，凭你身手，要想胜我，恐怕万难，南宫亮，较量

不在今夜，到时，本令主自会找你！”

这时，只听那蒙面人也沉声道：“南宫亮，报仇不急在一时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暗自忖量，目前以一敌一，胜败的确未可预卜。

同时，他想定那假扮“影子血令”的蒙面人，必是自己母亲所化装，暗中有一股力量，使他不得不俯首听从，于是，怔怔呆立当地，但心中却在思索用什么方法能把这眼前仇如海深的恶魔擒住。

就在他这里心念起伏之际，只见“影子血令”寒光闪闪，阴沉的目光移向蒙面人，冷冷道：

“想不到你还在此地，既说等我，请问有什么指教？”

蒙面人咦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想要得到‘灵天残篇’吗？”

“影子血令”一怔，旋即冷笑一声道：“难得你知道本令主心意，‘灵天残篇’现在何处？”

蒙面人伸手往怀中掏出一只扁形玉匣，虚空一扬，轻笑道：“秘笈就在此匣之中，我所以在此等候，并不想占为己有……”

“影子血令”接口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想奉赠本令主了！”

“不错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只要你能取下包头黑绢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，匣中残篇立刻归你所有。”

南宫亮一听此言，心中反而糊涂起来，觉得揭破“影子血令”的真面目虽然重要，但是如以奇宝相换，似是利害倒

置，倘若“影子血令”真的答应，就是知道了他是谁，后果岂堪想像？

这些念头，在他脑中电光石火的一闪，立刻急急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

哪知蒙面人语声柔和地道：“南宫亮，目前你最好不要插嘴。”

语气中似乎显示胸有成竹。

南宫亮哑然住口，心头一片迷惘。

只见“影子血令”冷冷道：“你甘愿出此下策，敢情有什么阴谋？”

蒙面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旷野之中，凭你身手，就是我有阴谋，谅你也不会惧怕。”

“影子血令”鼻中轻轻一哼。

蒙面人接着又道：“其实，我唯一愿望，只是在此——”

“这么说，你二位伪装本令主，为的只是查探本令主来历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影子血令”一阵迟疑缓缓道：“那你能否揭去包头黑绢，先露一露真相？”

蒙面人摇摇头道：“这点似乎超出交易的范围了吧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移目向南宫亮一瞥，倏然冷冷道：“你不要以为‘灵天残篇’在你手中，本令主就无法取到，今天本令主不要也罢。三月之中，本令主自有办法到手。”

话声一落，侧身欲走。

蒙面人蓦地喝道：“慢点，你的意思是否要在看了我真面

目之后，才也取下包头黑绢？”

“影子血令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不错，只要你露出真相，本令主不惜让你一看本来面目。”

蒙面人长笑一声道：“好——”伸手把包头黑绢撕下，露出一头黑亮长发，及一张清丽无比的脸来。

正是“夕阳神剑”之妻，南宫亮的母亲，“绿裳仙子”崔宓。

“影子血令”心头像受重击，踉跄倒退两步，脱口惊呼道：“怎么你没有死？”

南宫亮一看果然是母亲，两载生离死别，心头再也按不住激动之情，扑入崔宓怀中喊道：“妈……”泪水如泉而落。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脸上一片平静，轻轻扶住南宫亮，向“影子血令”微笑道：“你想不到我尚未死吧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寒冷阴湿的目光中，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，一言不发，倏然长身欲遁。

蓦地林中响起一声叱喝，一条黑影疾如电星而至，呼地一声，一条黑黝黝的兵器，向“影子血令”当头扫去，口中道：“‘影子血令’，今天你不除下包头黑绢，就别想生离此地。”

南宫亮目光一瞥，嘿！原来竟是罗刹婆婆。

只见“影子血令”腰身一折，双掌猛然翻出，右掌硬向罗刹婆婆的龙头拐挡去，左掌却诡如泥鳅，直拍丹田。

这一刚一柔，悍诡兼具的奇特招式，看得南宫亮心头一震，不由暗忖道：“咦，这并不是‘乾坤一元掌’法呀？”

那边罗刹婆婆也是脸色微微一变，心想自己钢拐这一击

至少六七百斤，细数当今武林中，敢空手便挡这一击的人，可说没有几个，对方竟敢这么狂傲，到底是何许人物？

心中微一转念，左掌一划，已封住“影子血令”左手来势，龙头拐再加二成真力，原势而下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龙头拐快速下沉，正在击在“影子血令”右掌上，噗地一声，竟然弹高两尺，罗刹婆婆只感到胸口一震，卵粗钢拐被一股无影罡力反震得身形凌空倒退两尺，不由脸色大骇。

就在这刹那，“影子血令”呼地一声，已掠出八丈，瞬眼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南宫亮被刚才那紧张的战势所慑，一时竟忘了动手，此刻一见“影子血令”夺路而奔，不由热血沸腾，大喝一声，就欲腾身而追。

“绿裳仙子”一把抓住他，缓缓一叹道：“亮儿，此刻追他无用，让他去吧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转首道：“妈，今天让他免脱，不知又要费多少手脚。”

崔宓摇摇头：“以你功力虽未必输他，要想制他，却是不易，何况目前你父亲尚在人家掌握之中，不能不稍有顾忌……”

说到这时，仰天幽幽一叹，喃喃道：“苍天，希望我猜得不对，‘影子血令’并非是他……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一震，急急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脸上充满忧悒，摇摇头，默默不言。

这时，罗刹婆婆也走了过来，长叹道：“老身昔年行道江

湖，不知遭逢多少强手，但对此人功力，却有些莫测高深。”

说到这里，对崔必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他是谁，何不说出来听听，老身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历？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必秀目移然，歉然道：“我自承前辈援救，再世为人后，近半年来，化装影子血令，多方查探，已想到一人可能就是那‘影子血令’，可是因为只是猜测，未得证据以前，不敢遽下结论……”

南宫亮接口道：“妈，那你何不把猜测的人说出来，大家参考一下。”

崔必脸色一整，道：“亮儿，一言之微，关系别人声名，未得证据的猜想，岂可信口妄言，万一错误，我心中怎能安静。”

南宫亮心头怔然，他觉得母亲之言，的确不错，但由这一番话，他却猜测到这一人一定与母亲有极大的关连，甚至与陇西崔门及自己南宫一家也都极有渊源，否则，母亲不会如此慎重。

他心中思绪起伏，只见罗刹婆婆微微一叹道：“仙子既不愿说，老身不问也罢，可惜如今武林已风云汹涌，却尚没有一个人知道‘影子血令’来历，和‘铁血盟’的潜藏地方，这真令人笑掉大牙。”

崔必忙敛衽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请鉴谅小女子苦衷！”

罗刹婆婆忙侧身避礼，感叹道：“你别误会，老身并不是埋怨你，只是有感而发。”

南宫亮这时倏然上前三步，向罗刹婆婆跪下道：“我母亲想必定有苦衷，老前辈如此宽容，晚辈心中感激不已，现在



请老前辈接受我南宫亮拜谢救母之德。”

他这番话不但带过话锋，而且两面兼顾，罗刹婆婆听得暗暗点头，忙扶起南宫亮道：“虎门果然无犬子，但是少侠你对老身实不必用此心机，老身岂是心胸狭窄，想不开的人。你母子多年不见，快叙叙吧。”

这话倒说得南宫亮脸色一红，旋即痴痴地注视母亲，道：“妈，你能告诉我两年多的生活情形吗，这两年来，孩儿无时无刻不在念着你。”

母子天性，他在短短这两句话中，显了无比的孺慕之情及企望之意。

“绿裳仙子”也不禁泪水夺眶而出，一把抱住南宫亮，叹道：“孩子，这几年苦了你了，其实妈何尝不想你，两年多来，妈一半时间与老前辈在一起，最近也只不过跑了一趟长安及咸阳，在‘双飞金刀’鲁夷及‘三眼杨戩’古尚义处查探了一下。”

南宫亮这时轻轻推开母亲，道：“母亲查到什么没有？”

崔宓沉默片刻，道：“除了查出五陵墓地，是‘铁血盟’的秘密连络处外，也没有发觉甚么别的。”

南宫亮见母亲说话神态中似乎有意规避某些问题，心中疑雾丛生，但却不便多问，他轻轻除下人皮面具，望着母亲苍白的秀容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崔宓这时轻轻一笑道“你的经过，罗刹前辈已与我说过，难得你频获奇缘，但今后怎样找出你父亲下落，以及为你陈叔叔报仇，尚待你继续努力。”

说着，脸上神色一片黯然。

罗刹婆婆插口叹道：“其实以目前情形看，此事已牵涉到武林各大宗派，‘铁血盟’潜力已具，恐不是靠一二人之力，可以消灭得掉的了。”

崔必微微颌首道：“前辈之言不错，以‘影子血令’一人之力，竟能使各派中高手叛逆师门，附尾相从，其中一定有其原因。”

罗刹婆婆道：“当然，只要查出这一症结所在，不难通知各派预作防备，起而声讨问罪，但是怎么去查，却是大伤脑筋的事。”

说到这时，倏对南宫亮道：“少侠，时已不早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下来，泰山之会，就剩月余光景，说不定那时可以得到一些倪端。”

南宫亮忙点点头，三人正要离去。蓦地——

来路出现十余条人影，电掣而来，接着传来一声喝声：“三位慢走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目光瞬处，一见却是清真观道长，不由剑眉微皱。

来的正是玄天观主及“清真八仙”及清真观中高手，十余眨眼把南宫亮等团团围起，只见玄天道长目光一瞬道：“想不到久不出江湖的罗刹婆婆也正在这里，哦，还有崔仙子，贫道有缘幸会。”

罗刹婆婆冷冷道：“玄天老道，你摆下这副阵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玄天道长冷冷道：“向南宫亮讨个公道。”

## 二十九

清真观天玄道长指明要南宫亮偿还公道，显然是为了昔年“杨枝甘露”的旧案。

这回答虽未出乎崔宓母子及罗刹婆婆意料之外，却也不禁愕然。。

清真观处在内忧外患交煎之下，天玄道长还有这份心情来翻算旧帐，这怎不令人惊异！

其实，天玄道长及清真八仙等一班高手，皆为了追击“铁血盟”爪牙而至，恰巧清真八仙一见南宫亮，不由脱口呼出，勾起天玄道长失宝积忿……

但是，老道士却未想到，今天如没有南宫亮及“绿裳仙子”崔宓，清真观怎能逃过一场浩劫？

南宫亮这时不禁想起“千面幻影”陈仿的话，天玄道长果然量小气窄。

他心中想着，人已缓缓跨出三步，抱拳施礼道：“在下今日得睹道长风采，三生有幸，但不知道长要这桩旧案如何了法？”

天玄道长目光一飘“绿裳仙子”崔宓，鼻中轻轻一哼道：“今天既然有令堂在场，本观主自然会找你长辈说话，你在一旁听候处分就是。”

这番话听得南宫亮剑眉微轩，他想不到清真观主这等自傲自大，不禁愠然道：“我南宫亮委屈求全于前，神乞前辈解释于后，观主既不肯谅解，冲着我来就是，我南宫亮已经成人，难道观主认为在下不够资格与言么？”

天玄道长仰天狂笑道：“你既如此说法，就乖乖随本观主回去，清真观恩怨分明，今天不要说老化子不在，就是在，本观一样要追回你一身功力！”

南宫亮听得满心是火，正想回话，倏见罗刹婆婆一声长笑道：“好个恩怨分明，要不是南宫少侠母子二人点破你清真观内奸，引走‘影子血令’你天玄老道怎能保得住‘灵天残篇’安渡此劫？”

天玄道长神色一愕，目光一扫崔宓及南宫亮，道：“什么？刚才现身观中的蒙面人及奇丑少年就是他们？”

罗刹婆婆龙头拐一顿，冷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牛鼻子既自称恩怨分明，这番挽贵观免于浩劫之德，又怎么报答？”

天玄道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转身对“绿裳仙子”崔宓呐呐道：“这么说，贫道的出家修行玉牒及‘灵天残篇’皆在女施主手中了？”

“绿裳仙子”淡淡一笑，敛衽一礼，道：“贱妾正想谒道长，亲自交还玉牒，不过犬子无礼之处，尚请道长看贱妾薄面，赐予宽恕。”

说着，从衣袖中取出玉牒，双手捧着，缓缓走向天玄道长，恭敬地递出。

天玄道长本来尴尬的神色，立刻转变为兴奋，急忙向前几步，伸手欲接。

蓦地——罗刹婆婆身形一晃，呼地一声，拦在天玄道长面前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慢着。”

天玄道长神色一变，刷地退身两步，拂尘横胸，颤声道：“罗刹施主待要怎样？”

一旁的清真八仙及清真高手脸色顿形紧张，只见罗刹婆婆道：“老身并不想为难你，不过牛鼻子，你刚才气势汹汹，老身有点看不惯，现在也请你把这笔恩怨旧帐交待清楚，再接玉牒不迟。”

天玄道长神色微松，目光一扫南宫亮，沉默半晌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贫道刚才不知内情，现在还有什么可说？”

“绿裳仙子”适可而止，闪身绕过罗刹婆婆，递出玉匣道：“观主宽宏大量，贱妾先谢了。”

天玄道长连忙还礼，接过玉匣，急急打开察看一下，揣入怀中，向崔必稽首道：“恩怨两清，贫道告辞了。”

语声一落，袍袖向身后清真观高手一挥，人如巨鸟，已腾身三丈以外。

瞬眼之间，十余条人影，如烟而逝，走得一千二净。

崔必这时缓缓一叹道：“这次滇南之行，虽仍无结果，但能了却这桩纠葛，也算差强人意了。”

罗刹婆婆也叹道：“结果应该不止如此，假如你刚才改变对‘影子血令’方针的话，老身想必大有收获。”

崔必脸上顿时现出一片凄苦之情，充满忧悒之色。

罗刹婆婆目光灼灼注视崔必，脸上一片迷茫，又道：“不是老身饶舌，这次你下山究竟查探到一些什么情形，竟使你对于‘影子血令’之事似乎欲言又隐？”

这番话，正是南宫亮心中所要问的，此刻一见罗刹婆婆再次用话点破，星眸中露出希求解答的光芒。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仰望云空的目光，带过罗刹婆婆的脸上，移向南宫亮，摇摇头道：“我在未求得真正证据以前，实不想回答婆婆之言。”

罗刹婆婆不悦道：“就算是你的猜测，说又何妨，在场两人，老身为你二度出山，南宫少侠是你亲子，就是错了，难道还能说你不对？”

崔宓长长一叹，道：“婆婆既然这么说，我就不得不讲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脸色一肃，侧首道：“但是，亮儿，你听后只能存疑，在未有确切证据之前，切勿怀有成见。”

南宫亮精神一振，立刻点头道：“孩儿知道。”

崔宓微作思索，便道：“我这次下山，决定从旁杂的线索查起，慢慢归纳，故先到咸阳古尚义处，一探之下，古尚义寓所已空，不知搬往何处，失望之余，就又到了长安，想探一探‘双飞金刀’鲁夷，哪知就在我三更潜入鲁夷寓所时，陡见三条人影逾墙而入……”

南宫亮心里一阵紧张，插言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三人皆约五十余岁，一式夜行衣靠，相貌粗犷威厉，在通名之后，我才知道是闻名关外的‘飞虹四剑’中的一、二、三剑。”

“那么‘双飞金刀’鲁夷呢？”

崔宓点点头道：“在‘飞虹四剑’指名找人之下，鲁夷出来了。但在他知道了‘飞虹三剑’姓名后，立现一脸纳罕之色，探问‘飞虹三剑’来意为何？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长长一叹，目光一飘罗刹婆婆，继续道：“前辈，你猜‘飞虹三剑’怎么说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为首的万里虹劈面就反问鲁夷，为何杀了‘飞虹四剑’的老四秦牧，鲁夷神色怔然，满口否认，当时，我也听得糊涂起来，因为看鲁夷当时的表情，似乎不像作假，而且凭他的身份，也不必作假……”

罗刹婆婆忍不住插言道：“你好像扯远了。”

崔必摇摇头道：“前辈别急，当时我也以为那可能是鲁夷个人的恩怨，哪知万里虹的第二句话，使我大吃一惊。”

南宫亮紧张地问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万里虹冷笑一声道：鲁大侠，你别装傻，万某兄弟闻讯而来，早已打听清楚，下手杀害秦四弟的人就是你与古尚义，还有潼关三杰，假如你不承认，万某再问你一句，如秦四弟非你所杀，他的人头怎会挂在夕阳神剑的门旗之下？”

南宫亮失声道：“什么？那首级不是何师伯的？”

崔必微叹道：“当时鲁夷也一阵惊愕，旋即冷笑道：‘飞虹四剑’，在关外也是一流名家，久混江湖的人物，恁地有眼无珠，指鹿为马起来。”

罗刹婆婆唔了一声，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“二剑云至程立刻厉声道：什么指鹿为马，咱们弟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却有人当场目睹，向我们亲口报讯，怎会有错？”

“鲁夷怎么说？”

“鲁夷反问是谁报讯的，三剑孟刚冷冷回答道：‘鬼眼神

偷’仇森。他那天亲眼看见你将人头送往‘夕阳别府’，鲁夷，你敢不承认？”

罗刹婆婆皱皱眉头道：“老身隐居三十年，未闻世事，仇森此人怎样？”

南宫亮接口道：“此人嗜梁上之道，一手窃技，出神入化，尤其眼神锐利，察一知三，故有‘鬼眼’之誉，晚辈在江湖上，曾闻其名。”

罗刹婆婆点点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倒是可以相信了。”

崔宓也点点头道：“结果双方争论起来，但尸首已腐，无从分辨，可是双方都言之成理：‘飞虹三剑’的理由，是‘鬼眼神偷’与秦牧有八年深谊，而其与鲁夷无瓜葛，不可能空言来陷害鲁夷，以其‘鬼眼’之号，更不可能误鹿为马。”

罗刹婆婆唔了一声道：“这理由确是相当充分。那鲁夷如何辩解呢？”

“鲁夷更铮铮有词，说被杀者手上兵器是风雷槊，秦牧的兵器是长剑，这是被杀者并非秦牧的有力佐证之一。”

南宫亮越听越糊涂，插言道：“难道何伯伯与那‘飞虹四剑’老四秦牧，容貌十分酷肖，竟至难以分辨？”

崔宓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点由双方对话中已可听出端倪，最后‘飞虹四剑’万里虹道：相貌酷肖，代代有之，咱们找到‘鬼眼神偷’后再定是非，现在撇开是谁不谈，被害者究有什么可杀之处？鲁夷倏然狂笑道：老朽本是奉中原剑主之召，但就是没有中原剑主之名，老朽眼见当时情形，也非杀他不可。”

罗刹婆婆诧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

崔必接下去道：“‘飞虹四剑’也冷冷诘问，鲁夷一脸不屑之色地道：万恶淫为首，夜入闺秀之家采花，三位以为该杀不该杀？”

南宫亮迷惑地喃喃道：“孩儿实不敢相信此言，耳闻‘飞虹四剑’虽生长在关外，举动粗犷，作事有点任性，但平素声誉尚佳，决不会做出这等切齿下流之事，如是何师伯，孩儿更是不敢相信。”

崔必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又何尝相信，但奇怪的事，却在后面，‘飞虹三剑’一闻此言，同时一愕，倏然齐对鲁夷施礼道：这么说来，咱们兄弟确是误会了，请鲁老英雄原谅。说完就便转身欲走。”

罗刹婆婆奇道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“嗯，我当时也想不出鲁夷这句话有什么神妙之处，能使情势竟急转直下，‘飞虹三剑’倏然鸣金退兵！但正当三人长身欲起之时，墙头倏然响起一声长笑道：‘飞虹三剑’别忙走，我既然赶上，就得交待清楚。语声落处，一条人影已泄落场中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一看场中多了一个枯瘦老头子，八字胡子，双目精光四射，嘿，正是‘鬼眼神偷’仇森。只见他对‘飞虹三剑’道：老朽与秦兄弟有八载交谊，不会不知道他身上有先天性残疾，不能人道，但三位老弟以此误会我仇某报错了帐，我仇某人却是有些不服。万里虹立刻停身愕然问道：难道其中另有蹊跷？仇森点点头道，那幕戏，老朽看得一清二楚，那晚仇某正在附近做买卖，倏然听得街尾一阵尖叫救命。老朽急忙收